

李白求仙學道的心路歷程

蔡振念*

〔摘要〕

本文首先探討了初盛唐年間，道教興盛的歷史背景，次由李白的詩文中舉證，說明李白入道求仙的經歷和其心理變化，從而指出，李白一生雖然服膺道教尊師，親受符籙，所交亦多道流，且身事金鼎，隱居鍊藥，然而仍不免時時對長視久生之術表示懷疑，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傳說中的神仙幽邈難明，另一方面也是在實際鍊葯服食中，眼見丹砂難成，不免信心動搖。李白這樣模稜猶疑的心態，揆諸歷史，並不罕見，從宗教學理來看，也是信徒常有的普遍心理。因此，吾人不可視李白道教詩文是他仕宦路上挫折後的寄託，而應從宗教信仰的心理，來正視李白在求仙學道上有興趣的心理轉折。

關鍵字：李白、求仙、心理轉折、不確定、挫折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6年9月30日，審查通過日期：2006年11月2日
責任編輯：張高評教授

一、緒論

有唐（618-907）是道教鼎盛時期，而唐玄宗在位的四十餘年間（712-756）更是道風流行的尖峰，李白（701-762）生當玄宗開天之際，本身的質性加上後天環境的影響，成為有唐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崇道文人之一，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情。

有關李白崇道及神仙思想，前人論述頗多，但大抵以為其追求神仙及修道，乃是政治上失意後的寄託，和隱士避世思想相去不遠，¹這種看法，當然是范傳正所謂「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²的衍申。然而，訪道求仙縱貫李白一生的活動，他自言「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³所謂六甲，即是道教末流奇異之書，又在〈贈張相鎬二首〉之二中云：「十五觀奇書」，⁴對照他自言：「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六首〉其五，頁3442）這裡所謂奇書，恐怕也是六甲之類的道書，可見訪道求仙是李白自幼年開始的渴望，要說是青壯年仕宦失意後的寄託，恐怕有待商榷。李長之認為「李白是一個忠實的道教徒」應是比較接近事實的。⁵至於李白詩中亦有些反神仙的色彩，對神仙不死之道表示懷疑，這本來就是宗教信仰上常有的現象，超自然的宗教信仰往往需要一種盲目的熱情，當熱情減却，理性居勝之際，懷疑的心理便出現了，⁶這點下文當詳論。

¹ 如陳貽焮：〈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論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從政途徑〉，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3期，後收入陳氏《唐詩叢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陳文認為由於唐朝廷之崇道，李白與當時許多士人之隱逸求仙目的在藉此干祿求仕；郁賢皓：〈論李白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一文認為「李白加入道士籍及訪道求仙的行動，從本質上看，他只是作為政治上失敗後聊以自慰的精神寄託」，見郁氏：《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366，本書原題《李白叢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另顏進雄：《唐代遊仙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第五章〈李白遊仙詩探析〉也說，李白「一生對遊仙方面的表現與寄託，從現實方面看，稱得上是一種便捷的從政途徑；但從精神層面來說，卻是在政治失意時所採取的一種逃避自我和排遣苦悶的絕佳方式。」，引文見頁261。

² 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嘉慶原刊本）卷614，頁6200。

³ 〈上安州裴長史書〉，載《全唐文》卷348，頁3532。

⁴ 詹鍔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629；以下引李白詩皆據本書，僅標注頁碼，不另注明。

⁵ 引文見張芝[李長之]：《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台北：長安出版社，1975），頁42；原書1941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刊行。

⁶ 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台北：學生書局，1999）說：「李白的神仙信仰是狂熱而不嚴肅的。」

李白道教和神仙信仰的追求，既和時代關係密切，吾人不可不先考察他生長時代仙道思想的梗概。唐高祖李淵晉陽起兵之初，便有許多道士製造圖讖預言，助其聲勢，如終南山道士岐暉就對弟子說：「天道將改……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⁷又有玉清觀道士王遠知「嘗奉老君旨，預告受命之符也」，遠知因此被授以朝散大夫。⁸另如《唐會要》卷五十〈尊崇道教條〉亦云：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于其地。⁹

後來吉善行也被授予朝散大夫。自此，唐室便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代，尊老子為聖祖，藉以抬高唐宗室的社會地位和正統性。武德八年（625），高祖頒布詔書，訂三教次序為道、儒、佛，奠定了唐代崇道的基礎。¹⁰

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曾和房玄齡私訪道士王遠知，王告訴他將要「作太平天子」，¹¹太宗即位之後，亦推尊道教，貞觀十一年（637）曾下詔：「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¹²

高宗時，道教的地位日益鞏固，乾封元年（666），高宗親至亳州謁拜太上老君廟，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又令天下各州普設道觀一所，各度道士七人。¹³上元元年（674），下令王公以下習《老子》，並規定明經科考，策試《老子》。

他對成仙不死有極其熱情、認真的一面。他因政治慾望高漲或因不耐成仙之難而時或求仙意興衰減的現象，乃是人情之常，並不足以用來否定他的熱情與認真。」，引文見頁 278-9。施說頗近之，但我們若把李白這種反覆猶疑的態度對照宗教或神仙信仰者的現象，就可發現李白並不是唯一在信仰上模稜兩可者，他這種態度反而可能是常見的現象。

⁷ 宋謝守灝編《混元聖紀》卷 8，《道藏》洞神部。

⁸ 《混元聖紀》卷 8，又《舊唐書》隱逸列傳王遠知傳。

⁹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1955]）卷 50，頁 865；又見唐杜光庭：《歷代崇道記》，《道藏》洞玄部及宋賈善翔：《猶龍傳》，《道藏》洞神部。

¹⁰ 〈先老後釋詔〉，《唐文拾遺》卷 1，中華書局《全唐文》頁 10373。

¹¹ 《舊唐書》隱逸列傳。

¹² 〈令道士在僧前詔〉，《全唐文》卷 6，頁 73。

¹³ 《舊唐書》高宗本紀及《全唐文》卷 12〈上老君玄元皇帝尊號詔〉，頁 151，《全唐文》刻本因避清聖祖玄燁名諱改玄字為元，稱「元元皇帝」。

儀鳳三年（678），命道士隸屬掌管王室宗族事務的宗正室，等於於把道士視同皇族。¹⁴

武則天初執政柄，尚不敢違逆宗室及道教勢力，及至政權穩定，就有意藉佛教勢力來打擊宗室及道徒，永昌元年（689），武后去玄元皇帝之尊號，稱老子為老君，中宗復位，方恢復舊號。¹⁵

睿宗篤信道教，不下於初唐諸帝，唐劉肅《大唐新語》隱逸第 23 曾載其尊異道士司馬承禎一事云：「司馬承禎……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¹⁶在〈賜天師司馬承禎三敕〉文中，他也表達了慕道之心：「朕初臨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披圖，翹心齧缺，軒轅御歷，締想崆峒，緬維彼懷，寧妨此顧。夏景漸熱，妙履清和，思聽真言，用祛蒙蔽，朝欽夕佇，迹滯心飛。」¹⁷又於景雲二年（711），為出為道姑的女兒金仙、玉真公主作道觀，同年四月，作玄元皇帝廟，¹⁸可見其崇道之誠。

玄宗即位後，因其大力扶持道教，使道教的勢力達到鼎盛。首先是定祀道教教主老子，又命兩京及天下諸路置玄元皇帝廟並圖繪老子像，¹⁹並在天寶二載三月，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進廟為宮，更見尊寵。²⁰此外，又設立道舉科，鼓勵仕子研習道經。本來，玄宗自己就喜讀《老子》，曾親自注釋《道德經》，據《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開元二十九年（741），又詔令兩京及天下諸州置崇玄學，招收生徒研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為設道舉科，課試如明經科。²¹注釋《老子》之外，玄宗更在開元中（713-41）派遣使者搜求道經，纂修成藏，

¹⁴ 《舊唐書》高宗本紀。

¹⁵ 《唐會要》卷 50，頁 865 及《全唐文》卷 17 唐中宗〈即位赦文〉，頁 206。

¹⁶ 《大唐新語》（台北：新宇出版社，1985）卷 10，頁 158。

¹⁷ 《全唐文》卷 19，頁 223。

¹⁸ 《新唐書》睿宗本紀。

¹⁹ 〈定祀元元皇帝儀注詔〉、〈命兩京諸路各置元元皇帝廟詔〉、〈令寫元元皇帝真容分送諸道并推恩詔〉，《全唐文》卷 31、32；頁 350-1，356。

²⁰ 《舊唐書》玄宗本紀。

²¹ 《舊唐書》玄宗本紀，《唐會要》卷 77，頁 1404。

目曰《三洞瓊綱》，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於天寶七載（748），下詔傳寫以廣流布。²²

玄宗的崇道也表現在對道士的推尊及封賞上，例如對司馬承禎「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對王希夷「訪以道義」，拜為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對張果，授「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並想把玉真公主嫁給他。²³

初盛唐之際，崇道之風也表現在公主的入道及帝王對服食的信仰上。入道最早的公主是高宗及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公主在咸亨元年（670）度為道士以為武后母楊氏祈冥福，並為公主置昭成觀。²⁴其後，睿宗女金仙、玉真公主於景雲元年（710）十二月入為女冠，隔年為造道觀。玄宗女萬安公主於天寶時為道士，新昌公主於天寶六年因駙馬蕭衡亡故，請為道士，永穆公主於天寶七年入道，捨宅為觀。²⁵

崇道的另一面相是服食及求仙，初盛唐皇帝中，太宗雖崇道但並不迷信，但他晚年漸迷於長生久視之術，最後竟因吃胡僧長生藥後而死。太宗生前便曾親幸道士張道鶴之廬，而張「少遊名山，得服食之術，後居人間，每每餌金膏。」²⁶貞觀二十一年，高士廉死，太宗因餌金石竟不得臨喪。²⁷唐高宗晚年也熱衷丹藥，曾「令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合煉黃白。」²⁸開耀元年（681），高宗因「服餌，令太子監國。」²⁹玄宗不僅崇道，且身體力行，熱衷黃白之術，晚年尤甚，唐史載：「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煉，醮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玉，造精舍，采藥餌，真訣仙踪，滋於歲月。」³⁰天寶初，他對宰相說：「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

²²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89[1963]），頁 114。

²³ 《舊唐書》隱逸列傳、方伎列傳，《大唐新語》卷 10 隱逸二十三，頁 157-8。

²⁴ 《新唐書》諸公主列傳，《唐會要》卷 50，頁 877。

²⁵ 以上俱見《新唐書》諸公主列傳及《唐會要》卷 50，頁 877 諸道觀條。

²⁶ 《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928，頁 10951。

²⁷ 《資治通鑑》卷 198。

²⁸ 《舊唐書》方伎列傳葉法善傳。

²⁹ 《資治通鑑》卷 202。

³⁰ 《舊唐書》禮儀志四。

又朕於嵩山煉藥成，亦置壇上。」³¹說明了他曾親自在嵩山鍊藥。安史之亂後，玄宗回到長安，仍熱崇此道，肅宗為此曾進獻金灶，他在〈皇帝進燒丹灶誥〉云：「吾比年服藥物，比為金灶，煮煉石英，自經寇戎，失其器用。前日晚際，思欲修營，一昨早朝，遽聞進奉。」³²玄宗以後，唐諸帝亦多追求服食長生之道，如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皆是，且多人因服食中毒而崩，此亦可見道教及其養生服食術在唐代興盛之一斑了。

二、李白求仙學道的心路歷程

道教被奉為李唐的國教，朝廷推尊，道士被封賞者所在多有，如高祖朝的王遠知、吉善行，太宗朝的薛頤，高宗朝的萬天師、劉道合、潘師正、尹文操、葉法善，玄宗朝的張果（即八仙中之張果老）、王友真、尹愔、司馬承禎、李含光、吳筠等。³³初盛唐諸帝，大都致力於提高道教的社會地位，或者親研教理，因此上行下效，道風流行。李白生當盛唐，他幼年生活於四川綿州昌明縣，巴蜀之地本原就是道教發源地，創始人張道陵曾在四川傳教三十餘年，而綿州附近的紫雲山、青城山都是道教著名的勝地。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曾云：「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所謂岷山之陽，很可能即戴天大匡山。³⁴李白在少年時即有〈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作，³⁵安旗據李白出

³¹ 《資治通鑑》卷 215，天寶四載下。

³² 《全唐文》卷 38，頁 411。

³³ 詳《舊唐書》及《新唐書》隱逸列傳，又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卷 2，第五章〈道教在隋至盛唐時候的興盛與道教大發展〉，頁 35-117；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七章〈唐代道教與政治〉，頁 265-87。

³⁴ 郭沫若以為李白隱居岷山在開元十年至十二年(722-4)，岷山之陽即指青城山，見郭氏〈李白杜甫年表〉，收入《李白與杜甫》（台北：帛書出版社，1985），頁 284-5，原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1 年版。但郁賢皓據計有功《唐詩紀事》引蜀人楊天惠《彰明逸事》載李白「隱居戴天大匡山」，以為岷山即戴天山，詳《唐詩紀事》（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 18，頁 271，郁說見《天上謫仙人的秘密》，頁 5。又李白文中的東巖子，明楊慎〈李太白詩題辭〉（《升庵全集》卷 3）云：「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趙蕤，字雲卿。」也就是《彰明逸事》中所說李白從學年餘的趙徵君蕤，「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趙蕤應是雜家，不是道家，見羅宗強〈也談李白與長短經〉載馬鞍山李白研究所、中國李白研究會編：《20 世紀李白研究論文精選集》（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0），頁 416-36。但東巖子是否即楊慎所指的趙蕤，尚有待商榷。

川到安陸不久即稱元丹丘為故交，兩人結交早在李白「弱齡」之時，以為戴天山道士應即元丹丘，³⁶另李白在五十歲左右寫給元丹丘的〈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詩云：「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投分三十載，榮枯所同歡。」可見兩人至少在李白二十歲以前即已訂交，³⁷且交情一直維持到李白晚年，李白有詩十餘首是酬贈元丹丘的，詩中稱他「不死丹丘生」（〈西岳雲台歌送丹丘子〉，頁 1028），又說「元丹丘，好神仙」（〈元丹丘歌〉，頁 1032）可見元丹丘為一道流，李白少年和他訂交，應是同氣相求，呼應了李白自言：「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六首之五）的詩句。

李白少年即隱居修道，也說明了他對道教的信仰應不全然是仕宦遇挫後的避世，最多只能說政治上的挫折加重了他入道求仙的決心。李白既生長於道教發源的蜀漢，蜀中又多道教之勝地，若說李白時時尋訪，親炙道徒，應是很自然的事。他在〈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詩中說：「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況懷丹丘志，沖賞歸寂寞。」（頁 3591），³⁸說明李白家鄉所在的綿州，附近除了戴天山之外，³⁹尚有紫雲山及道觀，確是道風綺盛之地，所以在綿州附近的江油縣尉，被李白形容為「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贈江油尉〉，頁 4477）。⁴⁰在這樣的環境下，李白很可能少年既已入道，⁴¹此後他還不止一次行受道籙儀式，所以在天寶四載間於齊州紫極宮高如貴才能為他傳授高等道籙，因道徒受符籙必須依次

³⁵ 據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9 繫此詩於開元 6 年（718），李白時年 18 歲。

³⁶ 安旗：《李白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頁 24，但郁賢皓以為元丹丘在蜀隱居之地應為峨眉山，見〈李白與元丹丘交遊考〉，《天上謫仙人的秘密》，頁 152-3，不管元丹丘隱居之地為何，兩人在蜀中即有交往應是事實。

³⁷ 詹鏞繫此詩於天寶九載（750），李白年 20，並以為元林宗即元丹丘，詳《李白詩文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原作家出版社，1958 年出版。

³⁸ 據王琦注，紫雲山在綿州彰明縣西南四十里，有道宮建其中，名崇仙觀，觀中有黃籙寶宮。

³⁹ 王琦注〈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引《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

⁴⁰ 此詩王琦注本據楊慎《全蜀藝文志》收入詩文拾遺。《方輿勝覽》所載米芾書李白詩碑題作〈題江油尉廳〉。碑石現存江油李白紀念館，據《舊唐書》地理志：「劍南道：龍州……天寶元年改為江油郡。」龍州與綿州為鄰縣。

⁴¹ 羅宗強：〈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一文認為李白「在十五歲時曾受戒於三師，舉行過最初的入道儀式，或者是可能的。」載中國李白研究會編《中國李白研究—1991 年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 21，又收入《20 世紀李白研究論文精選集》，頁 515-30。

遞進，不可越等。⁴²

李白在〈登峨眉山〉詩末有句云：「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先，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⁴³表現了李白對神仙的欣慕與追求。但神仙與長生之道畢竟幽邈難求，何況少年的李白，深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所以便「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在離開故鄉的時候，他寫了一首〈別匡山〉，有句云：「莫怪無心戀清境，已將書劍許明時。」（頁 4526）正是他暫捨清境仙山，追求功名的心情反映。出川之後不久，開始了他「蹉跎十年」的浪跡生活。

44

李白出川抵江陵時，遇到了當時著名的道士司馬承禎；司馬承禎說他「有仙風道骨，可以遊於八極之表」（〈大鵬賦序〉，頁 3880），⁴⁵也可能由於司馬氏的賞識，以及看到司馬氏以一道流見重於朝廷，更堅定了李白入道求仙的心理。

隨後，李白於開元十五年（727）左右定居於安陸，其時蜀中道友元丹丘亦寓居江漢、鄂渚一帶，兩人過從甚密，一起被安州（陸）馬郡督、李長史接見。⁴⁶開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長安，⁴⁷元丹丘曾寄信給李白，兩人互有詩書往來。開

⁴² 羅宗強，前揭文，頁 21-2。

⁴³ 王琦注引《列仙傳》云：「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

⁴⁴ 李白出蜀的年代，王譜繫於開元 13 年（725）秋天，黃錫珪編：《李太白年譜》（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頁 6，繫於開元 14 年秋，詹鏜《李白詩文繫年》和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皆依王譜，郁賢皓〈李白出蜀前後事跡考辨〉以為當在開元 12 年秋，詳《天上謫仙人的秘密》，頁 7-11，又李白〈秋於敬亭送從姪崑遊廬山序〉云：「酒隱安陸，蹉跎十年。」

⁴⁵ 《新唐書》隱逸列傳載：「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遍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之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按司馬承禎為茅山道派第十二代宗師，唐人崔尚稱其為「晉宣宗帝太常廋之後裔」，父仁最，為唐朝散大夫，襄州長史。承禎「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見〈唐天台山新桐柏觀頌并序〉《全唐文》卷 304，頁 3090。《大唐新語》卷 10 稱其「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開元十年之後，又隱於王屋山，至開元二十三年卒。弟子中以李含光及女冠焦靜真最為有名，見李渤〈王屋山貞一司馬先生傳〉，《全唐文》卷 712，頁 7318。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詩中焦鍊師當即焦靜真，李白既受知於司馬承禎，則熟識其女弟應為極自然之事。焦靜真受度於承禎，事亦見《續仙傳》，詳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58-9。

⁴⁶ 詳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元二十年，元丹丘隱居嵩山，李白則回安陸。這期間，李白寫了不少詩給在嵩山隱居的元丹丘，如〈題元丹丘山居〉、〈題元丹丘潁陽山居〉、〈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表達了追隨元丹丘隱居求道的心意，如〈題元丹丘山居詩〉云：

故人栖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臥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裡。(頁 3568)⁴⁸

又〈題元丹丘潁陽山居〉詩末云：

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舉跡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終願狎青鳥，拂衣棲江濱。(頁 3572)

開元二十二年，李白終於一償宿願，來到嵩山拜訪元丹丘，不久離去，〈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即記其事，詩中提到：

吾將元夫子，異姓為天倫。本無軒裳契，素以煙霞親。嘗恨迫世網，銘意俱未伸。松柏雖寒苦，羞逐桃李春。悠悠市朝間，玉顏日緇磷。所共重山岳，所得輕埃塵。精魄漸蕪穢，衰老相憑因。我有錦囊訣，可以持君身。當餐黃金藥，去為紫陽賓。(頁 2152-3)

可見李白視丹丘如兄弟，兩人情親交好，實由於同有隱居餌藥之好也。兩人的交情也因此持續了一輩子，一直到天寶九、十載間，李白已五十歲，尚時時掛念在嵩山的元丹丘，甚至欲舉家共遊，〈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序云：「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巖信頻及，許為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欲便舉家就之，兼書共遊，因有此贈。」(頁 3589-90)，詩末又云：「故人契嵩潁，高義炳丹臚。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峰壑。自矜林湍好，不羨市朝

⁴⁷ 據郁賢皓：〈李白初入長安事跡探索〉，《天上謫仙人的秘密》，頁 31-46。

⁴⁸ 詩中「青春臥空林」一句，是指春天時元氏高臥林中，春天於五行中色屬青，故云青春。郁賢皓不知古今詞語不同，以為青春指元丹丘還很年輕，誤。見郁氏《天上謫仙人的秘密》，頁 758。

樂。偶與真意并，頓覺世情薄。爾能折芳桂，吾亦採蘭若。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鍊金藥。」(頁 3593-5)。⁴⁹

告別嵩山不久，李白訪道求仙的另一旅程來到了隋州(即漢東)，此行應是經陳州(隋代稱淮陽)到隋州，⁵⁰在〈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詩中所謂「當餐黃金藥，去為紫陽賓」即是此行的目的，而「紫陽」當是〈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中之「紫陽之真人」，也就是胡紫陽，⁵¹是司馬承禎的再傳弟子，李含光的合契弟子，⁵²李白有〈題隋州紫陽先生壁〉詩云：

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喘息馮妙氣，步虛吟真聲。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并。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松雪窗外曉，池水階下明。忽耽笙歌樂，頓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提攜凌太清。
(頁 3563-6)

詩末祈願紫陽能惠賜金液，授以不死之藥，提携飛升，以至於太清仙境，可見李白心之所嚮。李白另有〈冬夜於隋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應作於同時，元演為李白此一時期另一神仙交，序云：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馮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頁 4144-7)

⁴⁹ 此詩郁賢皓以為寫於開元二十年左右，但詹鏜《李白詩文繫年》以為寫於天寶九年，李長之《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頁 9 以為寫於五十幾歲，和詹說近似，詹鏜編：《集評》頁 3596 駁郁氏之說頗有據，可從，郁氏之說見《天上謫仙人的秘密》，頁 156。

⁵⁰ 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頁 76。

⁵¹ 據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80])，頁 916。又李白〈漢東紫陽先生碑銘〉云：「先生姓胡氏。」見王注本卷三十輯文。

⁵² 《李白集校注》，頁 1437-8。

序中稱自己與元丹、元演兩人志同道合，結為道友，同學於胡紫陽，得其精術。元演應即〈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中之元參軍，⁵³在這一首詩中，李白極言與元演交情莫逆：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倒情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文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到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頁 1943-5)

詩中所謂「相隨迢迢訪仙城」，即〈送元演隱仙城山序〉中之仙城山，據《輿地紀勝》卷八三隋州：「仙城山在州東八十里。」大概胡紫陽極稱仙城之勝景，所以元演動了隱居的念頭，李白在〈憶舊遊〉詩中即追述這段往事。

天寶初年，李白因持盈法師（玉真公主）之薦而待詔翰林，⁵⁴並遇見了後來還山修道的太子賓客賀知章，李白〈對酒憶賀監二首〉序云：「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這當然是因為李白和賀知章性情相近，並且同好道教。⁵⁵可惜兩年後，賀知章辭官還鄉，李白失去了知己，⁵⁶再加上玄宗不能重用，李白因此在天寶三載（744）春天辭京還山，此次政治上的挫折，更加强了他訪道的決心，不久他就在安陵(河北德州，今河北吳橋縣)遇到了道士蓋

⁵³ 詹鍔編：《集評》，頁 4144。

⁵⁴ 《舊唐書》李白傳云：「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按吳筠為潘師正再傳弟子，天寶初入京並未待詔翰林，而是請度為道士，宅於嵩丘。李白入京，應如魏顥〈李翰林集序〉所言：「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李白詩中有〈玉真仙人詞〉，又有〈玉真公主別館苦兩贈衛尉張卿〉，應是在初入長安時曾拜謁過玉真公主，並暫寓其別館。見郁賢皓〈吳筠薦李白說辨疑〉，《天上謫仙人的秘密》，頁 47-61。

⁵⁵ 日人松浦友久以為李白引賀知章為知己，二人間的親切感，是由於對酒和道教的同好，見氏著《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150。

⁵⁶ 李白有〈送賀賓客歸越〉，另一首〈送賀監歸四明應制〉則出於偽託，詳陶敏〈李白送賀監歸四明應制詩為偽作〉一文，載陶敏、郁賢皓合著《唐代文史考論》（台北：洪葉文化公司，1999），頁 104-112。

寰，並請對方為他造真籙。在這之前，李白在天寶三載秋天還與杜甫、高適同遊梁、宋之地，目的可能是要請託河南採訪使李彥允介紹他從高天師如貴受道籙，⁵⁷並且訪道求仙。不久，他果然得到高如貴傳授道籙，事後，他寫了〈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詩云：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別仗留青竹，行歌躡紫煙。離心無遠近，長在玉京懸。(頁 2445-6)

按《隋書》經籍志記道士受道之法云：

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併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

可見道籙之傳授必須依次進行，不可躐等，李白這次受的是那一種道籙，不可詳考，但前言李白早年既已受籙，這一次層次應不低，後來他更請同為高如貴弟子的同學蓋寰為他寫真籙，⁵⁸可見他慎重其事。

受道籙之後，李白遊歷各地，或訪山東，南至吳越，暫寓金陵，到東魯省家，至南陽訪丹丘，北遊邯鄲、薊門，再到宣城，最後隱居廬山屏風疊。但這期間，

⁵⁷ 李陽冰〈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考李彥允在天寶五載七月以前就已離職，李白請託之事應在天寶三、四載間，據《唐會要》卷 41，頁 732，天寶五載七月河南採訪使已是張倚。又杜甫〈贈李白〉詩中云：「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相期拾瑤草。」所謂事幽討指學道求仙，瑤草則是李白仙道詩中亦常出現的紫蕊、三花、仙草、菖蒲、紫茸、桂枝等一類的仙葯。

⁵⁸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以為是李白先請蓋寰寫好後，再到齊州由高天師授予，見頁 93，李白受道籙郭氏書中只提到這一次，但羅宗強以為在這次受高等道籙之前李白已受過一次道籙，只是未有資料留下來，見羅氏〈李白與道教〉，載《文史知識》1987 年 5 期及〈李白的仙道教信仰〉，載《中國李白研究—1991 年集》，頁 20-33。

他應該一直親炙道流，中存道心，〈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待御綰〉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頁 1880）寫於天寶三載的〈翼惠莊廟宋丞泚贈別〉亦云：「學道三十春，自言羲皇人。」（頁 2691）⁵⁹我們看他寫於天寶十三載的〈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詩中又說：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十年罷西笑，覽鏡如秋霜。閉劍琉璃匣，鍊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仙人借綵鳳，志在窮遐荒。戀子四五人，徘徊未翱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范蠡脫勾踐，屈平去懷王。飄飄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為萬里別，復此一銜觴。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頁 2115-9）

所謂「鍊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可見他時時不忘鍊丹，並且道籙道書隨身攜帶，儼然是道中人士了。獨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也說他：「仙葯滿囊，道書盈筐」，⁶⁰完全和李白的自述不謀而合。

李白最後出廬山從永王璘，不管是出於脅迫或自願，應該都是他對早年報效明主的不能忘懷，另一方面也是久事丹葯，但事邈難成，信心產生了動搖，我們看他在永王璘事敗，流夜郎遇赦後，又有意回到修道鍊葯的路上去，可見他一生一直是為「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的猶疑所苦，神仙、仕宦俱不可得，無怪李白心為之傷。⁶¹

⁵⁹ 此詩謝思煒〈李白初入長安若干作品考索〉認為是開元 22 年以前作，載《西北大學學報》1983 年三期，陳建年〈李白酬王補闕翼惠莊廟宋丞泚贈別繫年〉提出有可能是開元 25 年至天寶三載間作，若據李白詩中云「學道三十春」，對照〈感興〉八首其五云「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則此詩當作於天寶三載，時李白四十四歲，與「學道三十春」時間上正合。

⁶⁰ 《全唐文》卷 388，頁 3943。

⁶¹ 杜甫〈贈李白〉詩云：「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我以為真正寫出了李白的痛苦，至於有人說「李白之歸入道門，並非出於對道教教義和神仙世界的真正信仰，而是精神解脫的一時需要。」恐非事實，文見薛文緯〈道教與李白之精神自由〉，載《20 世紀李白研究論文精選集》，頁 531-549，引文見頁 540。

在〈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詩中，李白還冀望「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頁 3374）本來，他隱居廬山，為的也是修道，在〈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中他說：「棄劍學丹砂，臨鑪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朱諫注此詩云：「乃棄劍而學仙，臨丹爐以鍊藥，劍無所用，丹或可成，尚冀不久升於方壺、蓬萊之頂矣，是我之志也。君其知之否乎。」⁶²我以為最得李白詩心。

事實上，李白一生久事丹砂，詩文中頗自言之，〈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頁 4071）在〈古風〉其四云：「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回輪。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頁 46）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中，有許多都是他學道求仙的證詞，所以胡震亨《李詩通》說：「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學仙，故自言其志。今考《古風》為篇六十，言仙者十有二。」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一也說：「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者，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子，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目，而固為是以信其說耶？」而李白在〈避地司空言懷〉詩中似乎對服食可長生堅信不疑：「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新。所願得此道，終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馭，攀星戲河津。一隨王喬去，常年玉天賓。」（頁 3487）另〈草創大還贈柳官迪〉更可看出李白對鍊丹術之熟悉，詩云：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構騰精魄。自然成妙用，熟知其指的？羅絡四季間，綿微一無隙。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姹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軛。執樞相管轄，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爍凝津液。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鑄冶入赤色，十二

⁶² 朱諫《李詩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印續修四庫全書本，2002）。

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為玉皇客。鸞車速風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適。（頁 1532-43）

此詩應是寫李白初鍊大還丹的情形，⁶³就其對鍊丹過程的熟悉而言，他自言「服勤爐火之業久矣」，應非虛言，可惜一直到李白晚年，還一直是丹砂未就。⁶⁴無怪乎他要對神仙之道產生懷疑了。

在李白詩中，我們看到他以謫仙人自豪，看到他對神仙信仰的一往情深，但也有不少詩作，表現出李白對長生思想的懷疑，如：

仙人忽愧惚，未若醉中真。（〈擬古〉其三，頁 3047）

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璨。（〈擬古〉其七，頁 3420）

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為寶。（〈擬古〉其八，頁 3422）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擬古〉其九，頁 3425）

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夢遊天姥吟留別〉，頁 2105-9）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手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感遇〉其一，頁 3460）

⁶³ 詹鍇編《集評》以為是鍊內丹，但我們看李白〈避地司空言懷〉詩所謂「傾家事金鼎」，似乎這裡鍊的還應是外丹。

⁶⁴ 李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頁 3033）此詩詹鍇《李白詩文繫年》繫於乾元元年（758），時李白年五十八歲矣。

在〈夢遊天姥吟留別〉詩中，李白雖出以恍惚想像之詞，但對神仙之事，表示了如同行樂一般，最後只落得一場空的失望之情。〈感遇〉及其他諸詩同樣都是對神仙殷勤成空的惱恨。尤其在對照世間行樂之際，仙人或長生的邈不可求，反不如飲酒者來得真實，所以酒雖有醒時，李白有時反倒寧取酒中醉仙了；如：

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月下獨酌〉其二，頁 3272）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月下獨酌〉其四，頁 3278）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凋換，容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對酒〉，頁 944-6）

李白在求仙歷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懷疑心態，並非孤例，這原是仙道難成之餘的心理反撥現象。唐太宗也曾欣慕神仙，並且親自服食金石，其〈述聖賦序〉云：「余每覽巢許之儔，松喬之匹，未嘗不慨然慕之，思可脫履長辭，拂衣高謝。歛復以時運羈，因留連於大任，徒有輕舉之志，而不達者，其天意也，豈人事乎？」⁶⁵貞觀十七年，太宗且親幸道士甄權家中，「視其飲食，訪以尊性」，時甄已一百零三歲。⁶⁶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更命方士那羅邇娑婆於金甌門造延年之藥，服了之後，竟一病不起。⁶⁷但太宗也曾兩度表示對神仙的懷疑，《舊唐書》太宗本紀載他對侍臣說：「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仍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仍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又在貞觀十一年下詔說：「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以太宗之英明，仍不能不感於肉身的有限，企求長生，但又時時表現出矛盾的心理。

⁶⁵ 《全唐文》卷 10，頁 119。

⁶⁶ 《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影本），第十冊，頁 9321。

⁶⁷ 《舊唐書》太宗本紀及卷 84 郝處俊傳。

對仙道的懷疑，〈古詩十九首〉中早有「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及「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之嘆，揚雄《法言》君子篇亦云：「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吾聞伏羲神農歿，堯舜殂落而死……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顏之推《顏氏家訓》亦云：

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⁶⁸

儘管如此，但我們仍可見漢魏以下，隨著道教盛行，服食之徒恐如顏之推所云「多如牛毛」，一代奸雄的曹操，在曹丕的《典論·論方術》和曹植的〈辯道論〉中，⁶⁹都被描寫成反對方術的理性主義者，但曹操在自己的詩中如〈氣出唱〉和〈秋胡行〉都表現了對長壽的渴望，在〈與皇甫隆令〉中，他更說：

聞君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密示封內。⁷⁰

曹操這種對道術及長生的不確定，也可從他的詩中看出，他一方面冀求長生，另一方面又在〈精列〉詩中說：「造物之陶物，莫不有終期……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⁷¹他的兒子曹丕也有相同的情況，在〈折楊柳行〉詩中，他說：

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

⁶⁸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32），頁327。

⁶⁹ 《三國志》卷29 裴注引。

⁷⁰ 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3，頁6。

⁷¹ 逯欽立輯校《全魏詩》卷1（北京：中華書局，1998[1983]），頁347，另《文選》卷24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注引曹操〈善哉行〉詩亦有「痛哉世人，見欺神仙」之句，曹操對道術的猶疑，可參見林文月〈曹操為人及其作品〉載《文學雜誌》1卷5期（1957，1），頁28。

怪，聖道我所觀。⁷²

但在寫給鍾繇的一封信上，曹丕卻把輔體延年的菊花送給鍾氏：「屈平悲冉冉之將至，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⁷³可見他自己也是服食藥草的。

曹植亦如同其父兄，表現了對道教矛盾的心態，在〈辯道論〉中，他無疑是反對神仙信仰的，但在〈釋疑論〉中，他又對神仙堅信不疑，⁷⁴趙幼文認為這是由於曹植生活環境及思想的改變之故，⁷⁵但郭沫若認為這表現了曹植信仰的不夠堅定，他說：

曹子建……的思想既不怎麼高明，也不怎麼堅定，他時而像儒家，時而又像道家……他在「辯道」，反對當時的一些術士，以為「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福之徒」。時而又在「釋疑」，以為「天上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⁷⁶

不管是思想的搖擺，或信仰的不夠堅定，李白都和這些前賢有極大的相似性，他一方面傾身苦求仙真和久壽，不惜巨金鍊葯，另一方面也表示對仙道的懷疑，何以故？宗教學者在研究人類的天國及長生信仰時曾指出，在追求不朽的路上，即使是最虔誠的教徒，也不免有信心動搖之時，⁷⁷可見李白在入道求仙的旅程上，時時懷疑自省，原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⁷² 遂欽立輯《全魏詩》卷4，頁394。

⁷³ 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7，頁4。

⁷⁴ 〈釋疑論〉最先見於葛洪《抱朴子》，清代丁晏《曹集詮評》始收入此文，學者頗疑其出於偽託，如鍾優民《曹植新探》（合肥：黃山書社，1984），頁76。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里仁書局，1992），頁33，亦言葛洪雖去漢不遠，然溺於神仙，故其言每不足據。

⁷⁵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台北：明文書局，1985），頁397。

⁷⁶ 鍾優民：《曹植新探》頁73引郭氏《歷史人物》。

⁷⁷ Bradley R. Hertel, "Inconsistency of Beliefs in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and Afterlife" *Review of Religions Research* 21.2 (1980): 5-27。

三、結論

本文首先探討了初盛唐年間，道教興盛的歷史背景，次由李白的詩文中舉證，說明李白入道求仙的經歷和其心理變化，從而指出，李白一生雖然服膺道教尊師，親受符籙，所交亦多道流，且身事金鼎，隱居鍊藥，然而仍不免時時對長視久生之術表示懷疑，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傳說中的神仙幽邈難明，另一方面也是在實際鍊葯服食中，眼見丹砂難成，不免信心動搖。李白這樣模稜猶疑的心態，揆諸歷史，並不罕見，從宗教學理來看，也是信徒常有的普遍心理。因此，吾人不可視李白道教詩文是他仕宦路上挫折後的寄託，而應從宗教信仰的心理，來正視李白在求仙學道上有趣的心理轉折。

主要參考書目

- 安旗：《李白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
- 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2000。
- 松浦友久：《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郁賢皓：《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 張芝[李長之]：《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台北：長安出版社，1975。
- 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台北：學生書局，1999。
- 詹鍇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
-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台北：帛書出版社，1985。
- 黃錫珪編：《李太白年譜》，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80]。
- 陶敏、郁賢皓合著：《唐代文史考論》，台北：洪葉文化公司，1999。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Li Po's Pursuit of Immortality

Chai, Jen-Nien *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primetime of Tang Taoism and its background and tries to interpret the changes of Li Po's psyche of his pursuit of immortality. Li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taking of immortal pills whereas reserved some doubts on the possibility of immortality. His doubt is not uncommon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us belief.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suppose that Li's pursuit of immortality is the result of his failure in political career.

Keyword: Li Po, pursuit of immortal, changes of psyche, uncertainty, frustr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